

瘦梅

传奇

东方瑜 著

历代绝色奇女系列之三



历代绝色奇女系列

东方瑜 著

瘦梅传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瘦梅传奇/东方瑜著. —福州: 海峡文艺出版社, 2000. 1

(历代绝色奇女系列: 3)

ISBN 7-80640-368-X

I. 瘦… II. 东… III. 故事—中国—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1999)第57390号

瘦梅传奇

历代绝色奇女系列之三

东方瑜 著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东水路76号 邮编: 350001)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州晋安文化印刷厂印刷

(福州新店镇湖前村大井39号 邮编: 350012)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10.375 印张 2 插页 250 千字

2000年1月第1版

200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80640-368-X

I·282 定价: 13.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承印厂调换

写在出版之前的话

东方瑜

我曾计划写一套《中国美女传奇》，共十本。一些朋友问我：为什么要写这样的书？我笑而不答，因为说起来话长。这一次书要付印，编辑又问起这个问题，我在这里简略地说一说。

我读中学时就崇敬叶圣陶先生，理想是将来“以教育为职业，以文学为爱好”。所以，高中毕业就考进上海师大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在市郊南汇县当中学教师。“以教育为职业”这个理想实现了，至于文学创作，除了在大学读书时发表过二三篇小说，工作以后再也没有写过。个中原因，不说读者也明白。一九八〇年又开始写小说，先后发表十余个短篇。岂知一九八二年却调任去主持县志工作，编写地方志，提笔就要问“是不是有这回事”？凡事都要考证一番。养成这种思维习惯，是不适合再进行文学创作了。于是，我开始写历史通俗读物，想为青少年普及历史知识做点事。这期间，我结识了著名的历史学家、华东师大教授吴泽先生，也许是缘分吧，这位年长我二十多岁的老学者，对我竟是“一见如故”，成了忘年交。后来，他要我跟随他用新观点编写一部《中国通史演义》，由我具体操作。于是我们制订规划，讨论指导思想。在讨论中，我们一致认为：中国史书包括蔡东藩的《廿四史演义》中，往往把一些王朝的败亡归罪于某一美女，这个观点是极端错误的，要在我们新编的演义中把它翻过来。后来因为吴教授年老体弱，以及其他原因，这个计划未能实现。

但是,我却因此读了很多史书,包括一些野史。我忽然发现,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有那么多可敬可爱的女子,虽然由于几千年封建观念的统治,史书上记载她们的笔墨甚少,但是,她们仍然像一群璀璨的星星,闪耀在历史长河中。

在她们当中,有的是那么纯洁可爱,多情多义,为了爱情,为了亲人,不惜牺牲一切。春秋时宋国的息贞儿,为暴君宋康王霸占,为了丈夫,为了婆母和女儿,她忍辱负重,最后自杀殉情,夫妻精魂化为鸳鸯而比翼双飞;有的胸怀大志,心念苍生,多才多艺,快意恩仇,不愧为一代豪杰!楚霸王的爱姬虞美人,襄助项羽南征北讨,誓灭暴秦,念天下苍生,促进楚汉联合,最后自刎殉志,连不可一世的项羽,都感动得痛不欲生;有的才华横溢,能诗会文,执着于自己的爱情。唐玄宗的梅妃江采萍,一诗惊动大唐天子,为大唐天子所钟爱。但她身在宫中,不贪荣华富贵,耻于争风吃醋,顾大局,识大体,执着于自己之所爱。最后以死捍卫自己的高尚节操!像这样的奇女子,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不知凡几!她们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古往今来,天下无人不是女人所生,女人是民族的母亲。把“女人”和“小人”相提并论的旧观念,是对女人的侮辱,也是对母亲的侮辱,是对中华民族历史的亵渎!

这些,就是我的写作动机。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六日夜

目 录

一、灵溪美女.....	(1)
二、好威风的父母官.....	(8)
三、重士? 爱奴?	(14)
四、毒于虎	(23)
五、才女之名	(33)
六、宫女悲	(41)
七、父母官忽而变成孙子	(50)
八、是祸? 是福?	(57)
九、不可一世的杨衙内	(67)
十、春风初度	(75)
十一、游唐宫.....	(83)
十二、皇宫不如村野乐	(92)
十三、勾心斗角.....	(100)
十四、谁为太子?	(110)
十五、玉环怨.....	(120)
十六、不该来的恋情.....	(128)
十七、温泉美人.....	(137)
十八、情真而纯.....	(147)
十九、情孽.....	(155)
二十、爱何论年龄?	(165)
二十一、相爱岂只床第之欢?	(172)
二十二、初次幽会.....	(179)

二十三、信誓旦旦	(187)
二十四、王妃忽而变成女道士	(193)
二十五、落花流水	(201)
二十六、编造出来的梦	(211)
二十七、圣洁的爱	(220)
二十八、摄魂曲	(226)
二十九、大恩人变成大仇敌	(235)
三十、设计	(243)
三十一、中计	(251)
三十二、被贬上阳宫	(261)
三十三、滴血的赋	(267)
三十四、真真假假	(275)
三十五、西华翠阁春意浓	(281)
三十六、醋海掀巨波	(288)
三十七、乐极生悲	(298)
三十八、长门自是无梳洗	(304)
三十九、柔肠侠骨	(311)
四十、风流天子空余恨	(322)

一、灵溪美女

天华村。

村东是海，潮起潮落，终年不息。

平静的海面上，海鸥轻轻地盘旋，映着蓝天白云，充满着诗情画意。

村南是木兰溪，这条流贯兴化大地的母亲河，一路上唱着动听的歌，带着荔枝、甘蔗的香甜，在这里流进了大海，找到了她的归宿。

河水清澈透明，河边芳草萋萋，是农人牧鹅的好去处。

相传木兰溪的源头有个美人泉，饮这溪中水，用这溪水洗面，能使姑娘身材窈窕，皮肤光滑细嫩。

这话是真是假，没有人考证过，也无法验证。

但是，天华村的姑娘个个长得很漂亮，远近闻名，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

正是鸟语花香的春天。

木兰溪畔，桃花盛开。

在桃林里，一群年轻的牧鹅姑娘在相互追逐着，笑语清脆。

鹅群在水中自由自在地游弋觅食；姑娘们在桃林里自由自在地说笑玩耍。

一片祥和欢乐的景象。

这里天高皇帝远。没有官兵，也没有匪盗。

这里的人下海打鱼，上岸种田，温饱即足，乐天知命。

人们说，春天里的田野最美丽，春天里的田野上的姑娘更美丽。

大自然春天的气息与姑娘们青春的气息合二而一，令人陶醉。

“阿萍！”

正在溪边戏水的一位姑娘高声叫道。

“哎！”

在桃林深处发出一声清脆的应声。

“你过来！”

那个戏水的姑娘一边高呼，一边转身朝桃林中看，显然她在搜寻那个叫阿萍的姑娘。

“我就来。阿菁，你有什么事？”

原来那戏水的姑娘叫阿菁。

随着应声，从桃林里走出一位年轻的姑娘。

她穿着翠绿的长裙，上身浅红色的短衫，远看像一朵初放的红莲。乌亮的头发，松散地披在肩上。白皙的面庞，又细又嫩，双颊微红，散发出青春的光泽。一对明亮的眼睛，扑闪扑闪的，犹如天上的小星星。个子不高不矮，身材不胖不瘦。真是一位少见的美女。

但见她快步走来，简直像是飘了过来。

那个叫阿菁的姑娘，见她走近，说道：“阿萍，你瞧，那样子真像你昨天讲的那个诗。”

阿菁边说，边用手朝溪中指。

溪中一群鹅，正在溪水中轻轻地游着。

阿菁指着那群鹅说：“瞧！”

然后口中念道：

鹅鹅鹅，
曲颈向天歌；
白毛浮绿水，
红掌拨青波。

阿菁姑娘念了一遍又一遍，一边还欣赏着河中的鹅，显得怡然自得。

其他几个姑娘见她这副陶醉的样子，哈哈大笑起来。

那个叫阿萍的姑娘说：

“那不是我说的诗，那是本朝大才子的诗，那人叫骆宾王，是一位神童，这首诗是他七岁时写的。”

这时，凑过来好几个姑娘。

一个姑娘说：“我们的阿萍也是一位诗人，这不，上一次新春赛诗会上，阿萍可是得了第一的！”

另一个姑娘接着说：“阿萍这一次为我们天华村的姑娘争了口气；也为天下女子争了口气，谁说女人只能锅前灶后？！女人也能读书写诗，不比男人差！”

她说得很激动，边说边拉着阿萍的手直摇，问阿萍：

“阿萍，我讲得对吗？”

不等阿萍说话，另一个女子笑着说：

“袖姐，你也想向阿萍学，当个女诗人吗？”

“哈哈，天华村又要出个女诗人了。”

几个姑娘说着，随之哈哈大笑。

姑娘的笑声，像莺鸣一样的清脆婉转。

溪水轻轻地流着，发出低低的丝语。

那个叫阿袖的姑娘走近阿萍，神秘地问：

“阿萍，听说赵大拿托人到你家去提亲，要娶你做他家二

小子的媳妇，你爸答应了吗？”

阿萍脸一红：“鬼丫头，什么事不好问，偏要问这个事？！不害羞！”

“这有什么好害羞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人人都有这一遭，为什么女孩子不能问？”

阿袖理直气壮，心不跳，脸不红。

“是啊！女孩子为什么不能问呢？！阿萍，你可说话呀！”

几个姑娘一齐嚷了起来，逼着阿萍说。

阿萍想了一下，一本正经地说：

“我不肯，我爸也决不会答应的！”

“是该不答应。那个什么二少爷，长得又短又小，獐头鼠目，难看死了！还仗着老子有钱有势，到处欺人，真是坏透了！不要说阿萍这样远近闻名的大美人，就是我这个黑姑也不会肯的！”

一个名叫黑姑的女孩子说。

她真是个名副其实的黑姑，一张脸又黑又亮，个子也粗粗壮壮，像个男孩。她的声音也很宏亮，很远就可以听见。

姑娘们刚要大笑，忽然听到一个男子的声音：

“黑姑，赵二少爷你不愿意，我你可愿意？”

声音未落，从树丛中走出一位男青年。

女孩子的私房话，最怕被小伙子听见。

冷不丁冒出个小伙子，姑娘们个个羞得满面涨红，简直是无地自容。

她们偷眼仔细一瞧，认出小伙子原来是阿桂。

阿桂是村里有名的的好小伙。

人长得俊。五官端正，眉清目秀，宽肩细腰，身材修长，真是一表人才。心特别巧。无论什么事，一教就会，粗活细活都会

干，读书作文是佼佼者，心灵手巧，百里挑一。小伙子人品也好。孝敬父母，怜贫惜老，待人谦和，从没和人争吵过。

这样的小伙子，姑娘谁不爱？

姑娘一见是他，羞也没了，气也消了，一个个来了精神。

“原来是你偷听我们的话，看我们收拾你！”

呼的一声，几个姑娘拥了过来，把阿桂围在当中。

那架势，今天这几个姑娘一定要和她们心爱的小伙子大闹一场。

“你敢轻薄黑姑，今天我们不撕烂你小子的嘴，我们就不是天华村的姑娘！”

她们边说边挥动着双手，仿佛真要把阿桂撕碎似的。

农村里的姑娘和小伙子，常常劳动在一起，休息在一起，玩耍在一起，你帮我助，原本是很随便的，不太受礼教的束缚。

俗话说，穷不讲礼，富不讲义。

阿桂见姑娘们围上来，表面装着很害怕的样子，心里并不怕，他故装讨饶说：

“求求你们，只撕破嘴，不要撕破其他地方，特别不要撕破裤子。”

他的话音刚落，姑娘们便炸开了锅。

一边狠狠地骂“该死的東西”，一边一窝蜂似地扑了上去。

黑姑还高呼道：“今天本姑娘就是要撕破你的裤子，看你能怎么样？”

阿桂左躲右闪，就是逃不出姑娘的圈子。

姑娘们你推我搡，让阿桂在圈子里东跌西撞，处处碰壁。

阿桂终于有些支持不住了。他高呼道：

“阿萍，救救我吧！”

原来阿萍没有参加打闹，却立在一旁，笑嘻嘻地看着，她又动了诗兴。

姑娘们不等阿萍开口，抢着说：“阿萍，不要睬这臭小子。”

阿桂又一本正经地说：“阿萍，我是为救你才来的，你怎么能不救我呢？”

“救我？我有什么事？”阿萍不解。

姑娘们也停止了打闹。

“阿萍姐，别听这小子胡说，他准是骗人！”

黑姑口说手动，其他姑娘也开始动起来，打闹又将掀起高潮。

“阿萍就要大祸临头了，你们还胡闹什么？”阿桂的口气很严重。

这一下把姑娘们吓住了，圈子自动地散了开来。

阿萍也走拢来，急切地问道：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快说呀！”姑娘也嚷着。

“是这样，我来之前不久，赵财主家派人送几箱东西到你家，说是聘礼，你爸拒收，那伙人不管三七二十一，放下东西就走了。”

“没留下什么话？”

阿萍并不惊慌，沉着地问道。

阿桂想了一下说：“那管家对你爸说，下个月初娶你过门，还讲由知县保媒主婚呢！”

阿萍感到事态严重，默然不语。

几个姑娘也感到不知说什么好，一时无言。

阿桂忿忿地说道：“听说赵老财这次花了重金，拜知县为

他二小子的干爸，想仗知县来逼婚，真是用心卑鄙险恶！”

阿萍没有心思再听他们的议论，她不放心老父亲，便急匆匆地走了。

“阿萍，你有什么事需要我们帮助，尽管叫我们！”

阿桂和姑娘们对着阿萍的背影说道。

阿萍只是用力地点了一下头，头也不回地往家走了。

二、好威风的父母官

阿萍回到家里，见老爸正在暗暗垂泪。

她不由得一阵心酸，扑了过去，父女俩抱头痛哭。

阿萍的老爸叫江济人。

年轻的时候，原名叫江继尧，也曾读书上进，梦想将来也像尧舜那样，为天下做一番大事业。

谁知时运不济，屡考不中，已是而立之年，连个秀才也没捞到。他又为人鲠直，不耻于走门子、抱大腿，当然也就不可能跻身官场。

于是，他弃儒学医，并改名济人，即济世救人之意。

在这山清水秀的天华村，他上山采药，下山为百姓治病，倒也生活得逍遥自在。

由于他医道精湛，为人谦和，又安贫乐道，不图钱财，为人治病，脉金随病家的意，因而深得百姓的尊敬，几十里方圆，大家都叫他“江善人”。

偏偏天不佑善人，有一年瘟疫大流行，他救治成百上千的人，却没救活自己的妻子。

妻子死了，留下八岁的女儿，于是父女俩相依为命，在寂寞中打发岁月。

转眼间，头十年过去了，女儿出落得如花似玉，聪明能干，善诗会文，他感到极大的满足。

日子过得有意思，他虽然头发花白，心情却好得多了。

谁料天有不测风云，赵财主的二小子偏偏看中了他的女

儿,还请来知县保媒,强行逼婚。

以他这个普通的乡村医生,怎么能敌得过有钱有势的赵财主?!更何况又有知县之命!

若是把女儿给了赵家,那岂不是把自己的骨肉推进火坑?!

他宁愿死,也不愿害女儿!

但是,他就拼掉一条命,又能救得了女儿吗?!

他感到绝望,他感到痛心,他更感到委屈。

——他一生与世无争,于人为善,做那么多的善事,为什么老天爷却不保佑他呢?

他痛心地哭了。

他见阿萍哭,更为伤心,于是父女俩抱头痛哭了好长时间,才慢慢地停下来。

江善人对阿萍说:“闺女,你走吧,走得远远的,爸留在这里,爸是个老头子,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我不走,我走了,他们会为难爸的!”

阿萍态度很坚决。

多年父女俩相依为命,阿萍对爸有着深厚的感情,她怎能忍心为了自己让爸去受罪呢?!

“那怎么办?难道你真想嫁到赵家去?不行!那是火坑,爸宁愿死,也不能让你去!”

江善人的态度也很坚决。

“爸,你不要这样想嘛!”阿萍朝爸深情地看了一眼,接着说:“我们可以和他们讲理嘛,难道天底下就没有王法吗?”

江善人无可奈何地摇摇头,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穷人是无理可讲的。

平民百姓是没有法可言的。

如果人世间真有公理，真有属于大家的法，历史上还会有那么多冤案？还会有那么多屈死鬼？

但是，江善人无法使女儿一下子明白这些，他只能运用做父亲的尊严，以命令的口吻说：

“你必须走！必须听爸的话！”

“不！我不走！要受罪，我和爸一起受；要死，我和爸一起死！”

一向柔顺的女儿，这次竟一反常态。

父女俩各执一理，相持不下。

阿桂、黑姑、阿袖走进了门。

他们见阿萍哭得双眼红肿，像一对熟了的桃子似的，也跟着难过起来，阿袖拉着阿萍的手，也流下了眼泪。

豪爽的黑姑没有哭，嚷着说：“哭有什么用？！快点拿主意想办法要紧！”

阿桂接着说：“我去联络全村的小伙子，一起保护阿萍，就是不嫁，看那赵财主能把我们怎么样？”

黑姑立即说：“对！我们全村的姑娘也参加，阿萍是我们天华村的大美人，谁碰她一根汗毛，我们全村姑娘小伙子和他拼！”

他们说得很起劲，江善人却不停地摇头。

阿桂不解地问：“大伯，我说得不对吗？”

“孩子，你们的心意是好的。但是……”

赵善人说到这里，忽然把话打住，朝面前的几个青年人看了一眼，无比沉重地接着说道：

“你们这样做，救不了阿萍，还要害了你们大家，赵家背后还有知县，俗话说：‘灭门的知县’，惹恼了知县，全村人都要遭灭门之灾，我能忍心吗？”